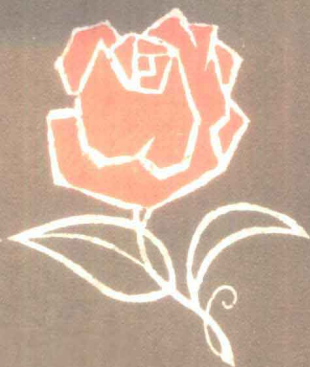


031  
3473  
T2094

759443

小說月報

茅盾題



第20卷 4-6

1929

小說月報 第二十卷 第四號

小说月报 第二十二卷 1—6号

郑振铎主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 1/32开本 14 1/16印张 400千字

1984年10月北京新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3,800册 定价：2.9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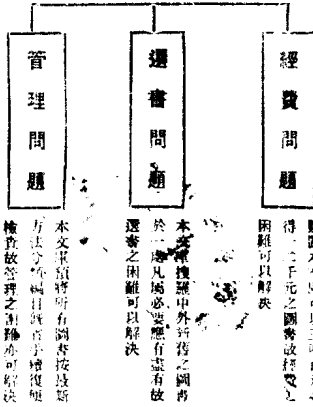
图书分类号：I—55 统一书号：10201·3·20 20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雲五主編

圖書大三大  
圖庫均可  
解文庫本



各種圖書館均可適用

# 萬有文庫

詳細請看下面

冊數	附件	價	郵費	出版
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附大木函十寸可裝錄	一次交大洋三百元 四次交大洋一百元 廿元以後三次各	國內三十元	一九二六年附贈八冊

現售預約







盤

Henry A. Pogram 作

# 目錄

譯 (Henry A. Pomeroy 譯)

詞的啓源

鄧振鐸 (譯)

詩的唯物解釋

俄國詩學建議書

劉穆 (譯)

泥濘

丙生 (譯)

人形炭

章克標 (譯)

女人

叔華 (譯)

書記曉岩

祝秀俠 (譯)

速寫一

M D (譯)

速寫二

M D (譯)

黃昏的數前街

四 諦 (譯)

男女勾搭

屈福熙 (譯)

油鹽糖醋

屈福熙 (譯)

身邊雜事

章克標 (譯)

筆

隨

詩話叢話 (九五至二十七) ..... 郭紹虞 (三五)

菊池寬像及簽名

謠言的發生 ..... 日本菊池寬著 ..... 侍 桁 (六二)

乞按泉 ..... 俄國伊凡諾夫著 ..... 耿濟之 (五七)

可敬的克萊登 (第三卷) ..... 英國巴爾著 ..... 熊適逸 (三)

沙寧 (第二卷) ..... 俄國阿古巴殺夫著 ..... 西 諦 (七)

滅亡 (下卷) ..... 巴 金 (九)

現代文壇雜話

霍普特曼和造魔女 孟代與愛倫坡 新俄大學生日記 ..... 趙景深 (七)

世界文學產品統計 全世界圖書數目統計 亞洲北部的平民文學 德國美術家受罰 烏克蘭的文學 ..... 拙 拙 (五)

投筆記 ..... 西 諦 (五)

幻影 ..... 西 諦 (五)

吉爾諾 ..... 西 諦 (六)

韓湘子 ..... 西 諦 (七)

讀 書 雜 記

最後一頁 ..... 記 者 (五)



## 詞的啓源

郭沫若

六朝樂府自經了晉隋至唐中葉的一個長時期的生命之後，便脫離了文學的範圍而歸於音樂的範圍了。這固然是由於有種錢錢不種錢種人，錢錢集集之花樣文曲，種種舉壇壇之上，拍拍香檳子，照照之辭，用助嬈嬈之態。——「今來此流傳更廣，自朝廷，下至市井，無不知文人學士，豪邁如武夫，走卒無不解歌者，其盛可謂一至於矣，其衰，幾以復加矣。」——但到了後來，則詞漸漸也改爲不可歌的體，足資紙上之唱和，不復供宴樂的詩歌，雖足爲文人學士的專業，不復爲民間俗子所傾倒，詩益文，辭益麗，離民間日益遠，於是遂有「曲」代之而興，而詞的黃金時代便也一去而不復回。

在談說到本文之前，有一點是不可不先說明白的，即詞與五七言詩之關係，不發生什麼關係的她的發展，也並不妨礙到五七言詩的發展，她與五七言詩並沒有相繼承的統系，這正與六朝時代的樂府

一樣，樂府也是與五言詩平行的發展起來的，他們各走各一條路，各不相干，也各不相妨，在文體的統系上說起來，詞詩是六朝樂府的發展，而五言詩的代替者我們總得詩歌有兩種，一種是可歌的，一種是不可歌的，可歌的便是樂府，便是詞，便是詩，不可歌的便是五七言詩，五言詩不可歌的詩歌，是之於不必有音樂去養的，文人之只以抒情達意爲主，並沒有另外的目的，可歌的詩曲，其目的，一方面，是抒寫情畫，一方面卻是有了一種自娛或娛人的應用目的，他們有的爲宗廟朝廷的大樂章，有的爲文人學士宴春集的新制曲，有的則爲妓女階級娛樂顧客的工具，因此，不可歌的詩歌其發展是一條線下去的，可歌的詩歌，其發展便跟隨了音樂的發展而共同進行着，音樂有了變遷，他們便也有了變遷，漢人樂府，不可歌了，便有六朝樂府代之而起，六朝樂府不可歌了，便有詞代之而起，詞不可歌了，便有南北朝代之而起，雖然在樂府詞曲已成爲不可歌之物之時，仍有人存寫着樂府詞曲，那卻是昧於本意，迷戀於古物的文人們所做的。

## ● 民間樂府

不聰明的事。例如，許多人以為「詩餘」便是一個構成這種錯誤的實證。朱熹說：

「古樂府只是詩，問知聲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遂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朱子詩類前四十四

他這個主張影響很大。沈括的夢溪筆談說：

「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韻，連屬書之，如曰「買買買」，「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樂府之中雖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

全唐詩第十二函第十册，在「詞」之題下，亦註道：

唐人樂府原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聲和聲歌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為填詞。

方成培的香研居詞麈也這樣的主張着：「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難以散聲，然後可被之管絃，如陽關必至三疊而後成音，此自然之理也。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與焉。」這幾個人的見解都是以詞為「詩餘」，為由五七言詩蛻變而成的。這種見解，其主要的來因，乃誤在以唐人所歌者皆為五七言詩。我們且看唐人所歌者果盡為五七言詩乎？王灼的碧雞漫志說：「唐史稱李賀樂章數千篇，諸工皆合之管絃，又稱李益詩每一篇成，樂工慕名者爭以賂取之，被諸聲，供奉天子，舊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見於樂府。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旗亭畫壁，伶官招妓聚宴，以此知唐之俗妓以當時名士詩詞入歌曲，皆常事也。」然既云「合之管絃」，既云「往往見之樂府」，則可見五七言詩的入樂，乃是偶然的，並

不是必然的。事文人既以詩篇入樂為可誇耀的事，則五七言詩篇之不常入樂，更為可知。按崔令欽的教坊記，共錄曲名三百二十五；又詞律所錄者凡六百六十餘體，又欽定詞譜所錄者凡八百二十六調。在這許多曲調中，據若溪漁隱叢話，則在宋時，「所存者止瑞鶴、小秦王二調，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而統唐、宋能歌與否的詞體而總計之，也只有憶回、乾乾、南柯子、三台、合、清平調、飲、曲、小秦王、瑞鶴、阿那、竹枝、柳枝、八拍蠻諸曲而已。以這許多絕非五七六言古律絕詩的詞調，乃因了偶有寥寥幾首的合於五七六言古律絕詩的詞式，便以為她是出於五七六言詩的，真是未免太過武斷的了。

舊唐書音樂志說：「太常舊相傳，有宮商角徵羽鑿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觀中侍中楊仁恭妻趙方等所錄，詞多鄭衛，皆近代詞人雜詩，至繼（韋嗣）又令太樂令孫玄成更加整比為七卷。」但他們所集的，「工人多不能通。」工人所通的卻是另外的一種新的曲調，嶄新的曲調；這種嶄新的曲調便是詞，便是代替六朝樂府而起的新歌曲的詞。成肇應說：

十五國風息而樂府興，樂府微而歌謠作，其始也嘗非有一成之律以為范也，再攝抗聲之音，短終之節，連轉於不自已，以應通歌者之吻，而聆乃上騰於雅頌，下衍為文章之流，別詩餘名調，豈非其勝也。唐人詩未能著律法管，而調無不可歌者。

七家詞源序

他這話確是能夠看出詞的真正來源來的。王應麟的困學紀聞裏有寥寥的幾句話：「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這幾句話也恰是我們所要說的。但「樂府之末造」一語，卻頗有語

病詞是代替樂府而起的可歌之詩歌，卻不是樂府的後身，也不是樂府的蛻變，她乃是另有其來源的。

## 三

我們可以確切的說，詞有他自己的來歷，有他自己的發源，有他的生命，卻非樂府的後身，我們曉得，一種文體或詩體的變遷，其主因是不很單純的，其推進力也一定是很有力的，由舊的一種詩體或文體一變而為新的詩體或文體，決不是一種的蛻化，如毛蟲之化為蝴蝶或一種的生長如種子之長成爲綠草紅花新的詩體或文體，更認爲另合於另一個方面的地不是舊詩體的舊疑是魂，也不是舊詩體的舊模生種，更不是舊詩體的改頭換面，新詩體是一種舊有的東西，是一種與舊詩體絕不相牽涉的東西，是出於舊新體以外的另一種來源的，是與舊詩體毫不相牽涉的一種外來的或某他民間所產生的東西，新詩體間或採取了，保留了，容納了舊詩體的一部分內容，但也不過採取之而已，保留之而已，容納之而已，其面目以及其精神，卻決不是舊詩體所能冒認爲親枝或子系係系的，只有他能以大力量來採取保留，或容納一部分的舊詩體，舊詩體卻決沒有力量去依歸於新詩體之上的，詞便是這樣的一種新生的詩體，以這樣的一種詩體上的詩體的「詞」論者冒認他爲「詩餘」，爲五七言之餘，爲五七言詩的添上了這聲而成的，乃或以爲是樂府的末造，豈不是很可憐的事麼？這是完全違背了文體的生長與演變之原則的，我們如看

了下文，便更可以明白此意。

一種新文體或新詩體的產生，既不是從舊有的文體中蛻變而出，也不是從天上落下來的一種現成成的東西，他們在木蘆行，未發文入學士所採用之前，都已有很悠久的歷史，他們經過了好幾次的演變，但他們也有的是從外邦異域直接運進來而爲本土所容納，所採取的，戲曲的產生是如此，南北曲的產生是如此，彈詞寶卷的產生是如此，詞的產生也是如此。

詞只是一種歌曲，她與六朝的樂府完全相同，卻與五七言詩大異其面目與性質，這在上文已說得很詳盡的了，五七言詩是不待歌唱的，即歌唱，也要另配上詞譜，詞則其譜與曲是已具於一體，其詞譜都已有了譜，這些譜或爲新創的，或爲歷來相傳的，詞的辭譜，則都不過依譜填之而已，但亦有先有了詞而後創製新譜以歌唱的，所以詞並不是一種的文體或一類的詩體，他們的內容是異常複雜的，因之，他們的來歷也是異常的複雜的，有的是舊詞，有的是新製，有的民間原有之物，有的是外邦異域的輸入品，我們如今已很難將他們的來源一一的分別出來，但我們尚可以大概的指出他們的幾個最重要的幾個來源來。

歐陽炯說：「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曲譜之篇，蒙家自製。」然「樂府相傳」與「蒙家自製」之二語，頗爲含混，殊不能明晰的指出詞的真正來源之所在，詞原是六朝樂府的後身，六朝樂府在隋時尚有存在，以後便「日益淪缺」了，唐書音樂志說得很詳細



護子曾將子胡攬子西國胡天胡僧破交厥三臺空心機龜茲

樂等皆著名而知其原為胡曲或至少是受有胡曲的很深的影響的

胡曲在大朝時對於中國樂府已有了很大的影響而在這時他們對

於詞調似乎其勢力更大經了周隋之輸入唐帝之提倡與乎民衆的

嗜愛胡曲在這個時代是大量的被中國歌坊所採納最初不過其曲

譜而已後乃有詞更後乃派滅了外來的痕跡而成為中國音樂的一

部分本國的樂家且能融會貫通之利用他們的樂器而自編新譜自

製就詞了所以胡曲的影響在大朝時還不是全盛時代到了這個詞

調時其雄偉的聲力方才籠罩了一切呢

里巷之曲其影響較小何種見採於教坊也不大見於記載然在

詞的初期文人學士最即模擬之而寫詞者却是這一類的里巷之曲

而不是盛行於當時的胡夷之曲胡夷之曲的影響是普遍於各地特

別以帝京為中心而里巷之曲則散在各地各有其地方性質所以不

大能夠普遍在最早的許多詞調中如「竹枝詞」「楊柳枝」「浪

淘沙」「憶江南」「調笑」「三台」諸詞調皆係出於「里巷」

劉禹錫說

「里中兒脫脫遊冶歌吹喧喧擊鼓其建鼓歌者揚快聲以曲多為賦詩其音中

黃鐘之羽聲聲激切如擊磬聲不可分而含思宛轉者謂之隄」

劉禹錫集竹枝詞序

又張子仲的漁歌子篇亦為依當時漁歌之體而作者或竟為當時的  
漁歌而張子和加以潤飾或改作者又如元結的款乃曲也是模擬當

時的船歌的民歌的影響在詞中雖不大却成為初期詞人模擬之的

#### 四

自胡夷里巷之曲流行於世歌者無不從風而靡於是文人之作

曲者也便從風而靡先是擬做胡夷里巷之曲寫出他們的詞如張志

和之作漁父元結之作款乃曲劉禹錫白居易之作柳枝竹枝之類皆

是其後歌客詞人則更由此而別創新聲另翻雅調自己製譜自己填

詞於是詞調乃日益繁多不復限於「樂府相傳」的胡夷與里巷之

曲了文人學士既與外來影響及民間影響相接觸於是詞的黃金時

代便來了在胡夷里巷之曲盛行之時或有譜無詞或有詞而不雅馴

在文人學士的擬做胡夷里巷之曲而作詞的時代其詞也殊難拘束

不能暢所欲言到了這個「豪家自製」的第三期便來了詞的黃金

時代的開端這個「豪家自製」的時代綿延得很久直至詞已不

復成為歌場上的曲子時方才告終這個時代開始得很早前一期大

約只是製譜並不會有詞

陽羨論「明皇愛羯鼓玉笛云八省之領袖時音兩始時景色明麗帝曰對此豈

可不為詩耶命為詩鼓行聲響曲不香光何顯爾帝皆已教採」

效功記「隋大樂充備帝幸揚州樂人王會言以樂者不去其子從焉其子在東

強琵琶會其篇聞此曲何名其子曰內富新曲曲名安公今百流諸瑟指謂

其子曰爾不須疑從大驚必不同子問故令言曰此曲宮樂律而不返宮為凡音

是以知之」

效功記「高宗曉聲律晨坐聞樂聲命樂工自調急管之蓬有此曲」

樂府雜錄「黃鐘聲太宗定中原時所樂職焉也後至漢魏殿上禮儀乃樂工

樂曲也。

樂府雜錄：「面露鋒，則皇自四返，樂人張野狐所說。」  
樂府雜錄：「陳玉堂，喜吹簫，自製此曲，切按管，令婦兒爭相拍不中，  
賦曰：『曉曉，曉曉，一日而傾。』」

這些曲子都是未必有辭的，到了後期，文人學士便出來提倡或模倣  
這些新調，他們也染了皇家的風氣，或當宴會歡舞之際，或有所沾戀，  
或有所感觸，便都以這些新聲寫之，這些新聲，或由他們自創新調，或  
由他們襲用舊調，也有舊譜因他們的詞而易為新名的。

詞名解：「天仙子唐景莊詞，此詞在唐天仙子，室樂具名。」

詞名解：「宋李致遠詞，一日飲於海棠樓，有客，聲韻，大早風，獨於柱而  
去，未旬，醉，慨，人人聞小，此詞，室名，特，在。」

宋毛希顏對風燈詞：「同公素賦，佈歌者以七急拍七聲，節酒，以調中，與詞，體，  
聲名之。」

宋特秋，轉，為，操，自序：「與，嶺，谷，山，川，奇，麗，吳，越，之，湖，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  
臨，風，欣，然，忘，歸，飲，去，十，餘，年，好，奇，之，士，流，遂，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辨，音，操，  
節，奏，疏，容，音，指，華，暢，如，琴，者，以，為，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調，好，事，者，亦，仿，其，聲，以，  
製，曲，粗，合，拍，度，而，琴，聲，為，詞，所，纏，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猶，既，續，續，舍，道，亦，復，  
久，矣，有，廬，山，玉，蘭，道人，嘗，問，特，妙，於，琴，快，此，曲，之，無，調，乃，謂，其，聲，而，請，東，坡，居士，  
以，初，之，云。」

填詞名解：「清沈受，姜，夔，自，度，曲，也，其，調，自，是，海，一名，橫，嶺，曲，也。」

填詞名解：「揚州，中，呂，宮，詞，調，宋，姜，夔，自，度，曲，也，淳，熙，中，度，過，越，陽，信，然，有，琴，  
聲，之，感，作，感，應，詞，因，創，此，調，也。」

填詞名解：「盛仙引，感，律，將，桂，花，詞，自，度，曲，也。」

據這樣起源的自度曲是數之不盡的，以上不過隨手舉幾個例而已，  
根據了這樣的考證，所謂「詞史」大約可分為左列的四期：

第一期是詞的胚胎期，便是引入了胡夷里巷之曲而融冶為己  
的一個時期，這個時期的詞是有曲而未必有辭的。

第二期是詞的形成期，利用了胡夷里巷之曲以及皇族豪家的  
創製，作為新詞，這一期是曲舊而詞則新創。

第三期是詞的創作期，一方面皇族豪家創作的曲調益多，一方  
面文人學士對於音律也日益精進，喜於進一步而自創新調，以譜自  
作的新詞，不欲常常襲用舊調舊曲，這一期的曲與辭，有一部分皆為  
新創的。

第四期是詞的模範期，在這個時期之內的詞人，只知墨守舊規，  
依腔填詞，因無別創新調之能力，也少另闢徑徑的野心，詞的活動時  
代已經過去了，已經不復為活人所歌唱了，然而他們却還在依腔填  
詞，一點也不開這些詞填起來有什麼意思。

第一期的時代約自唐初至開元，天寶之時，第二期的時代，約自  
開元，天寶以後至唐之末年，第三期約自五代至南宋的滅亡，第四期  
約自元初至清末，第四期的時間最長，也是最為僵死無生氣，這裏所指  
的詞的啟源時代，便是包括了第一期與第二期的，我們在這個詞的  
啟源時代，看見了詞由胡夷里巷之曲而上登於廊廟，看見了皇家豪  
族，受了胡夷里巷的感化而自創新調，看見了文人學士採取了這個  
嶄新的詩體或歌體，作為新詞新話，但我們還沒有看見詞人們自創  
新調，自填新詞，這是要留到第三期的開始，即唐末五代之時，方才造  
成了這個風氣的，我們看，這個啟源期中的幾個詞家，劉禹錫，白居易，



平林漢溪如嫩寒山一帶傷心翠色入流樵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雲  
鳥歸飛念，何處是歸程？孤夢更短空。

那樣的一首清雋之作，像憶秦娥。

蕭瑟咽，春嬌步，空樓月，春樓月，年年柳色，隨風飛別。樂遊原上清秋節，歲時  
古道音塵絕。音塵絕，四風殘照，淚痕吹滅。

那樣的一首濼壯之詞，實使我們很難譏難他們為非出於一個大詩  
人的手筆。近人據杜陽雜編以為岑參出於大和中初，決非李白所作。

然若陳登一詞實已見於教坊記胡應麟筆叢也以為一開元時南  
鄒入賈危髯金冠，環珞被體，號善薩蠻。一則此曲原係開元時所有，李  
白當然有填作此詞的可能。自的清平樂合，疑之者極多王世貞也  
以為非白所作，這是很可信的。

元結有歌乃曲五首，全是模擬船歌的作品。柳宗元有一款乃一  
聲山水綠一之句，可見當時這個曲子原是盛行於船夫之間的。

下流船俱入深池，上流船俱欲升天。瀾南始到九疑路，絕絕高人學業船。

在五首之中，這最後的一首可算是最好的。

張志和以他的漁父一西塞山前白鷺飛一馳名於世，他寫的漁  
父，凡五首，亦是模擬當時的漁歌的。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唐肅宗  
時待詔翰林，後被貶，遂不復出仕，自號一煙波釣徒」。著有玄真子。

四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在五首之中，這一首最著名，實在也只有這一首是最好。

他的哥哥張松齡見其浪遊不歸，曾和其韻以招之，一草堂松檜  
已勝繁……狂風浪起且須還。志和嘗謁顏真卿於湖州，以擘鼓

敵，請更之，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名畫記稱其「性高逸，自為  
漁歌，使畫之，甚有逸思」。蘇軾亦以為他的漁父「詞極清麗」。

詩人章應物也寫有數詞，俱是用當時的流行曲譜填就的。一  
為三臺（二首），一為調笑令（二首）。三臺的第二首很好。

水竹青簾水竹，雨餘百葉初乾。綺窗對門梅半暝，曉下高樓有慵。

調笑令的第二首也很有情致：

河漢河漢，曉掛秋城海鏡。空人悲怨相思，塞北江南別離。離別離別，河漢  
清且淺。

以作宮詞著名的王建也寫有三臺六首，調笑令四首。六首  
的三臺中二首為宮中三臺四首為江南三臺。宮中三臺詠的是宮中  
事；江南三臺詠的卻不盡是江南風物。

胡應麟謂附錄，詞作宮詞。

任昉雜錄謂當然為宮中的東西，然由於體調的來源，不可據者絕多。我們僅  
用這個重復來推測一切體調，且胡應麟之說，亦必有所本，未可以其為第二  
種來源而置之。

全文如下：「調是」波釣徒」詞，當於白居易詩學。太湖水，瀟山，狂風浪起且  
須還」。見雜詩評。

見雜詩評。

東坡集見本卷第一二第第六章。

全詞四首，見蘇州集（蘇州詩集本）又見全唐詩第十二卷第十首。

正始見本卷第一二第第六章。

王明十首見蘇州集（蘇州詩集本）又見全唐詩第十二卷第十首。



